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四

徐孚遠關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上木

馮瑞振振仲參閱

翁東涯文集

疏

翁萬達

量處兵馬疏

訪取義勇

自古大帥必聚奇材，則客數千人，以為親兵，不獨

臣等議照得總督古帥臣也，雖所轄諸軍皆其調度

遇戰可為倡率，亦使人請軍有所歸，歷而不敢縱也。

而軍門左右自難去，兵誠以賊若內侵為總督者地



遠當卽亟趨。地近當親督戰。苟無兵衛。必待調徵。趨則不能戰。則無及。如前年賊入廣昌。軍門提旅。僅數百人。竟不能馳入軍中。而去秋鐵裏門之役。使有一二枝勁卒。在于標下。乘其未遑。斬馘獻功。或亦機會。自古帥臣。未有空持文墨。懸號令。而可以得使臂使指之義者。聚兵數千。居則訓練。俾各知方。出則自隨。用防遇敵。固亦帥臣之常耳。查得兵部先題爲採興情。效膚訥。成安攘。以濟中興事。內開於各營挑選通事。夜不收。三千名。扮作胡人。付副總兵姜瓖管領。乘

夜混殺。又開行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巡撫衙門。自千戶以下農工而上。一切人等。但有膂力驍勇絕倫。弓馬武藝過人。方術技能自擅者。每省三十人以上。每衛五人以上。合用軍裝什物鞍馬供億等項。通行處給。逕送總督軍門。隨才器使。各盡所長。獲有功級。以次登用。近又題爲預處防秋。以禦虜患。事內開行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等官。查照節行舊規。檄下所司。多方延訪。如草莽之中。巖穴之下。有精通武略。謀勇邁衆。有射藝精巧。百發百中。或長於

運刀或善於使鎗，但有一藝可取，如王邦直之流，不必限其名數，厚給衣糧，多資盤費，差人伴送軍門，再加考驗，遇有警報，置之前鋒，有功之日，通計陞賞。又開行各撫鎮諸臣，通將所屬衛所罷閒將領副叅而下，千百戶而上，盡數查出，除老年有疾及死罪重犯外，其餘責令自備鞍馬，隨帶家丁，盡行取赴軍門，令其軍中料敵制勝，中間謀勇足可倚任者，量給以一旅一隊，或當先鋒，或備後援，事定之日，果立功勛，加倍陞賞等因，俱節經題奉 欽依備行遵照外，使稱

爲之通處之當而行之力聚之軍門固自足用止因
所司失於奉行人情窘於從事持議弗堅而聯屬之
法廢是以有名無實徒滋紛擾竊嘗思之原議通事
夜不收團聚一營專備襲擊或用夜攻旣稱爲奇策
矣將領不堪第當易其人而所謂通事夜不收者似
不宜以盡革也廢棄將官所帶家丁多者不能十數
人鞍馬資糧往往不備呈告紛然甚費批荅發令隨
營則納交將領負緣買功僥倖脫罪竊惟此項人真
第當常在標下量其智勇畀之軍兵庶能立功亦免

邊也

世并多必安能自給資糧

不有故舊相依彼亦不肯遠至

啓弊。義勇如南直隸所屬，類多脆弱，不耐風寒，且力
憚於路遙，費艱於津遣，來輒愆期，去復顛沛，甚無益
於邊防。而非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有司軍衛，又
未見遵行，間有一二送到者，亦止虛應故事，勇怯相
半，前後參差，或止給盤費而不給鞍馬，或止給鞍馬
而不給器械，或頂易姓名，或託稱病故，或來即逸去，
或去不復來，移文違返，勢固難以約而齊也。先是臣
萬達訪得北直隸、山東、河南多有勇力冠軍，騎射稱
絕藝者，發必巧中，又能及遠，雖非虜之長技，不能當

皆虛有司之故也

也。去年曾取數十人與各義勇編為隊伍。置之營中。

使守鐵裹門。射賊於百五六十步之外。賊相色駭。頗

漢法擊胡多募良

有懼心。顧若人者。多良家子弟。有田宅產業。不離溫

家子弟然其時丞相列侯子弟亦有從戍者知當時

飽。一旦輕數百里遠來。備邊應得口糧。僅一升五合

津送之厚撫卹之深必非今日可比

耳。窮方物貴。日費銀七八分。皆其自備。已非人情。彼

處官司。又絕不加意。甚至怒其人而窘索其家。自分

彼此。卽上司官猶然也。如之何其可。臣等敢以兵部

近見宣大虛

前項節次。議准良法美意。而要其可行。大率軍門兵

總督有挑選戰兵一萬之謀今虜患滋急自當倍

馬。必得五千人。宣大見在標下旗軍。已有一千名。合

皇明經世編

於長時

翁東涯集

卷之二

訪取義勇

四

平露堂

再於兩鎮及山西鎮旗軍通事夜不收內挑選一千五百名。其湊二千五百名。又於北直隸七府。山東六府。河南迤北四府。各所屬州縣額編快手內每十名抽選一名。務要素有勇謀。及技藝過人者。除本等均徭工食馬匹外。其九人者。每人貼銀五錢。以爲置造軍裝什物之費。仍免其本門雜泛差役。大約北直隸可得五百人。山東可得三百人。河南可得二百人。共一千人。仍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及山西所屬編額民壯內。每二十名抽取一名。大約北直隸可得一千二

百名。山東可得一千名。河南山西各可得八百名。恐

省內地之遠。成使共出資以募。遠民此策甚便耶。

不堪用。每名每年止徵銀七兩二錢。解送軍門。新設

前題危易州抽丁之議也。

兵備道。收貯以爲招募義勇工食。及鞍馬軍裝什物之資。計須一千五百名。奏前有馬快手共二千五百名。通共足勾五千人之數。除旗軍通事夜不收行各將官。挑選送用外。快手與民壯銀兩立法之初。必須軍門預差的當官。或新設兵備官。親自前去會同各布政司。或守巡兵備道。嚴督各該府州縣掌印官。着實抽選徵解。以後年分。止責布政司。或守巡兵備

道查照施行。各該官員敢有不行用心精選。故將不堪老幼起送充數。及徵解不前者。聽臣等就將該府州縣掌印官員應拿問者。即便拏問。應叅究者指名叅究。司道官一體論劾。選抽快手。及招募義勇。完日各另自認五人爲伍。十伍爲隊。隊有甲。選用官旗。或義勇中間才力稍優者爲之。十隊爲哨。哨有長。選用官員。或義勇中間才力最優者爲之。五哨爲營。營有將領。選委都指揮及廢棄將官之素有謀略者爲之。仍置把總官一員。中軍官一員。皆屬將領提調約束。同

伍者。務要力足相救。懽足相死。遇難不得獨避。有功不得獨賞。如有在逃及臨敵退縮。與違犯律令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應用器械各因所長。時常團操訓練。律其技能。一其心志。作其忠勇。雖使之赴湯火而不辭。裨金革而不懼。卽名爲樣兵。或用充前鋒。或分發爲諸軍倡。無弗可者。每年六月初旬。齊赴軍門。十月初旬。放回休息。其直隸及各省仍各選委都指揮或賢能指揮一員。管領各該人役。依期上班。若能殺賊立功。查照兵部題行事例。一

體陞賞。前項各役馬匹。官爲印烙。上班之日。沿途及所駐去處。例該應付料草。下班休息之日。止令各役自行餵養。不必煩擾。有司里甲。仍以七年。或十年爲限一次。驗買馬匹。更換騎用。若係陣失及追賊倒死者。官爲買補。槽下倒死者。令賠半價。不行用心餵養。及私借與人。以致倒死者。令其全賠。仍照軍法責治。其陝西一省。亦有軍門雖多。民壯義勇。恐難一槩行取。廢棄將官。果有堪用者。就令在於標下管隊管哨。隨才器使。所帶家丁。聚散不常。難以編入隊伍。南直

隸義勇不必起送。止將盤費及鞍馬銀兩逐年解送陽和兵備道以充招募。如此庶事體曲盡法意流通行之亦自可久矣。再照訪取義勇雖係兵部原議而工食鞍馬軍裝什物必須畫一處分別項錢糧再難措給惟是抽取快手民壯可無窒礙州縣額編民壯多者不下七八百名快手多者亦不下五六十名往往爲不才有司賣閒歇役計入其直以充囊橐雖稍稱賢者亦輒以此輩影替祇候措辦薪水及迎送送來耳若用之以防秋於有司似弗便而邊事則甚甚

卷之二
况快手取其一於十、民壯取其一於二十、額數在彼、固未見其多損也、

大虜求貢疏

議處殺虜使官兵

臣惟我國家幅員全盛、武德布昭、軼前古矣、九夷八蠻、罔不通道、惟茲北虜、荒忽無常、然自弘治癸亥以前、歲猶稱貢、羈縻不絕、疆圉稍寧、嗣因宣府虞臺嶺之戰、我師覆沒、虜益驕橫、貢道不通、諸邊侵駭、其結患生民者、已及四十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後竟疑沮、邇年石天爵之事、其始也、彼

以好來。蹇然諾之。既而設計誘取。斬之。何名。大失夷
心。橫挑巨釁。臣每痛恨。當昔邊臣區畫之失策。而機
會之難投也。乃今彼酋遣使叩邊。講和求貢。雖譎詐
之情。窺竊之計。不可易知。然我惟備之而已。和則不
可來。則勿拒。固帝王之所以待遠人。而權肯施空察
形行間。亦兵家之所以收全勝也。詎容脫誤。致有後
艱。臣得夷人求貢之報。時適東巡。亟擬西旋。直趨近
地。規事建議。上之。聖明豈意方離宣鎮。而前項夷
使則已先死于羣兇之手矣。臣心刺繆。曷知所云。夷

嘉靖中

密寧一

意絕款

以致俺

答之寇

數十年

不息夫虜縱必不可款其通使往來必不可盡絕

也我絕其來使而我民之遁入虜地者復多則彼

有野導而我無伺察矣近來拒奴者亦以焚香斬

伙雖犬羊其性固能知曲直喜怒猶夫人也遣彼族

使為上策愚不知何謀也

類歸我漢人執物示信懇託墩軍為其道款借曰不

許猶當善其辭說遣之使還乃既置夷使於墩臺納

歸人於境內又從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安

知其不憤怒恣睢連合梟雄彎弓報怨將來即有畏

慕威德出于實心者亦必回遑疑慮重以今日之事

為戒夷狄之禍將益熾矣擅起釁端致傷國體董寶

等滔天梟惡委不容誅且其時既該巡撫衙門廉知

寶等奸狀差人戒諭移文戒止而寶等竟爾為之麼

庸賤卒。敢於犯法。貪功殺人。若是其烈。可疑亦可駭也。所據助馬堡委守指揮李璽左衛城守備沙潮分守中路叅將張潤俱各在彼。若罔聞知。似有主使。故縱之情。難免殺降啓釁之臬。均各查究。如蒙乞勅兵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速將見獲董寶等并叅提未獲一千人犯。嚴加究問。從重議擬。干碍將官一體叅奏定奪。其此間夷情。臣今駐劄陽和督同撫鎮及副叅遊守等官。量屯兵馬。加謹隄防。賊若擁衆來侵。官當并力戰守。仍選素有機官負伶俐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使官兵

事授以語意。令去該墩遇賊行走。或以此事責我。卽便明白省諭。大略言差來夷使。原被邊外無藉兇徒。乘機盜殺。聞之上官。無不痛恨。已將各犯綁拿處死。你等倘有別情。仍須來告。當爲轉達。不許作反。蓋使知天朝有正大之義。嚴明之法。殺伐之威。而蓄怒構兵之謀。亦或可少解也。卽不可解。相度機宜。一意拒絕。惟按兵待戰。盡其所能爲已耳。臣素疎短。無他謀猷。值此艱虞。不遑寢食。伏冀廟廊。示之成算。俾奉周旋。

北虜求貢疏

北虜求貢

職會同鎮守總兵官周尚文議照自古北虜求貢中國或力屈於中衰或志在於貪利即其順逆無常去來靡定雖非輸誠納款之真在昔帝王遑遑俯從所請不忍拒絕者亦惟羈縻之術有不容廢焉耳我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威加大漠因其求貢錫以印信封誥俾世守之不責其必來而欲其來也有據實欲藉此一路因以通其情而繫其望從古制馭之道茂以加矣至于弘治年間迤北小王子節投番書求

貢考其來文猶踵襲殘元舊號及平章知院官銜意義可解言語足憑緣彼時小王子威力猶能鈐諸宗人號令尚能行之部落事有歸一他無掣肘故耳近年以來枝分類聚日以盛強畫地住牧各相雄長空名僅相聯屬事權殊爲構貳今遣通事投遞番文以求貢者俺答也據其對寫漢字開有小王子俺答吉囊爲大頭目者三把都兒台吉等爲小頭目者九誓以東西不犯我邊以結永好詞頗遜順自去冬及春游虜零騎至墩講說年年求貢奚啻數十餘次意亦

勤懇。夫來則不拒。以弘字小之量者。中國之體也。得虜人之情詞而代爲之奏者。邊臣之職也。因見其仍無印信封誥之可憑。又慮夫墩人夷使有欺隱轉換之弊。職等仰遵 聖謨。會委兵備副叅等官親詣邊外。當面詰審。所據供出前項情詞。似與適到番文意不相背。但出一面之詞。而各部散處窮荒。無從徧究。且近日遼陝之間。節報大虜住邊。事勢叵測。卽俺答後。來。款。一。月。成。時。每。以。責。其。制。別。部。爲。要。業。貢出真心。苟不能齊一衆志。此順彼逆。已非事體。安知其不。一面捏寫各部頭目。以給我之必從。一面分

衆南侵。以掩我之不備。此職等之不敢輕議者此也。

原來夷使已該各官省諭回營。責取印信封誥。仍令

欵券之患在

各枝再遣親信頭目。會投真正番文。期今秋西不犯

於受實於西而搶犯於東以肆責之則推托別部

延寧甘固。東不犯遼薊。以取信我中國。永無別項詐

故勇情不一之時不可言欵也

情。然後代爾馳奏。請自。上裁。然我之所以責取信

者。不難於印信封誥之必來。而難於東西各邊之不

犯。彼果如約而至。猶復終絕之。則彼之構怨也。可恃

而其鼓衆也。有詞。以蒙耻之忿。而加之有激之怒。則

其報我也專而力。卽我受彼之詐。有中變焉。則直在

我而屈在彼。固老壯之所攸分。彼將負不義之名。而舉無名之寇。雖欲爲患。亦終弱且緩矣。况貢亦備。不貢亦備。固邊臣職守之常。初不因是有所增減也。如慮及入貢爲窺伺中國。爲困擾我邊。爲反覆竊發也。則當熟計審處。設法伏機。或限之以地。受方物於邊牆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頭目百十人於鎮城之中。或限之以時。俟踰秋及冬。然後頒賞縱質遣之。非去。誠也。旣在吾羈縻之中。詐也。亦莫逃吾範圍之內。則天時地利人和。一舉而三得之矣。倘彼去而不

返。竟至泯沒。則蓄謀隱禍。居然可知。容職等伺其機。有可乘。計稟軍門。選鋒出塞。直搗巢穴。殲厥渠魁。以伐彼奸詭之謀。以壯我正大之氣。使彼知天威之莫測。而憚中國之有人也。

及時修武攘夷安夏以光聖治疏

宣大
修守

據守巡冀北道叅議李磐僉事江南呈稱東陽河新平堡設在極邊一隅。每歲官軍月糧折色六箇月。逕赴戶部管糧衙門關領本色。與夫擺邊兵馬行糧料草。爲數不多。若欲設官鑄印。不無轉滋冗費。相應比

照鎮平等堡事例，凡一應錢糧責成坐堡經手收放，仍聽東路管糧通判提調稽查，誠爲簡便。應援一節，須照原議，責之宣府西路西陽河列營人馬咫尺之間，易於速集。况賊若犯東陽河新平等堡，其所向之方，當是宣府境內應援，亦自爲謀耳。至若大同應援之兵，似又無待於言者。但相去頗遠，須行一二日，方得到彼。原議欲借援於宣府者，爲此遠而彼近耳。非謂大同不應援等因。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該臣并宣大撫鎮等官會題前事，本部議看鍊襄門鶻鴿峪

一帶原有二邊邊墻一道倘有不堪但加修築低者增高薄者增厚補其缺略治其頽壞亦足以爲一方之保障何必舍大邊十餘里之墻而不爲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於三邊內重築一百三十餘里之垣開山鑿石添墩築堡工力財用相去奚啻數十倍哉况時詘舉贏已非得已苟財力可省尤所當惜及據前項天城陽和界內既該添設墩堡官軍卽當建立倉場官吏庶月支歲放既便於人情事體亦安不然官軍既隸於大同錢糧又屬之宣麻不惟稽

考之難。亦且紛爭易起。茲當首事之初。姑令宣府暫
時代辦。要之不可爲常也。至于防守之兵。責之本堡
官負。無容別議。而應援之兵。又當視賊勢緩急。何如
耳。如賊止犯本處。兩鎮別無聲息。豈特宣大應援而
已。雖各邊調到客兵。亦自不容少緩。假令并犯宣府。
則大同應援爲急。如并犯大同。則宣府應援爲急。若
先事一有所拘。而臨事則有所諉。兵革之際。易相推
托。將不免於誤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翁萬達。即將
新建東陽河新平堡外原議修三十五里邊牆。查照

前旨專責總兵官周尚文依期嚴加修築二邊內
鑊裏門一帶邊牆嚴加修補俱圖堅厚久遠足堪保
障其餘剩銀兩除照數扣給宣府修理外餘俱扣算
明白發寄官庫不許別項花銷今所議修三邊開山
口至水磨口轉折東北臂山一帶土石牆垣俱宜停
罷仍轉行兩鎮撫鎮等官將新設東陽河新平等堡
合用糧草暫令宣府西路通判代辦候建立倉場官
吏照依原屬大同東路通判管理其策應兵馬視兩
鎮聲息之有無及該堡賊勢之緩急互相應援不得

自分彼此得以藉口自諉庶不誤事等因具題節奉
聖旨這宣大兩鎮修築邊牆旣經總督衙門會同各
撫鎮等官親履地方相計停當都只照侍郎翁萬達
今次議奏舉行兩鎮遇警應援及諸未盡事宜仍着
翁萬達悉心再議奏來切照宣大前項修邊事宜節
該臣親詣兩鎮適中去處公同巡撫都御史詹營孫
錦及總兵官周尚文趙卿守巡口北冀北四道叅議
等官蘇志臯李磐等逐一從長勘議俱已較一周有
異同本兵覆議內言臣等舍大邊十餘里之牆而不

為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時詘舉贏財力當惜
欲止將大邊修築二邊修補三邊一帶俱行停罷及
博錢糧易起紛爭應援易相推托各一節臣惟修邊
為守邊也使不可守則亦不必修矣大同大邊東陽
河新平堡之北有牆十里乃叅議蘇志臯去年所修
築以助大同者在山之顛水泉不便去堡且遠擺守
為艱臣方怪志臯不度形勢而為之故改築於山麓
之下則費省而守易非舍之也嘗攷宣府近年所為
儲政志內載有前項地方築垣助功之議大略所見

與志臯同志臯會謀之時亦曾以此白之臣矣臣叅
衆論已力譬之其可據以爲斷案而必欲見之於施
行邪又該部所指鐵裹門鶉鴿峪一帶原有二邊則
大同原送圖本欠明之故耳圖載二邊卽所稱山口
去秋賊入之處也陽和天城山口數多原有垣塹然

前年賊繇此而出去年賊繇此而入官軍率莫之能
山險可恃而往來多阻絕須築牆以通之凡薊門諸
抗者山口阻深岡崖壅隔列戍之卒限於一隅彼此

塞皆如是也

斷絕聲援不接而况虜騎登高最稱利便一處潰防
則諸口之兵盡爲守穴鼠矣如去秋鐵裹門之官軍

不能移救鵠。鵠。峒。咫尺之難。蓋其驗也。鑒前慮後。故議修山南三邊五十餘里。亦以陽和迤西數百里所守者。皆三邊。欲遂通爲一道。便於防秋耳。防秋之時。山南有塙可據。卽賊或攻我之東。則量移西者。攻我之西。則量移東者。隨其向往。聚寡爲衆。併力堵禦。他處列營。應援之兵。亦且刻期可集。如去秋宣府張家口之戰。亦其驗也。何者。假如以萬人守十隘口。則一隘口僅得一千人。以萬人守邊塙。則五十里邊塙常有一萬人之力。蓋通阻之勢異也。况修砌二邊。則必

自開山口起至董家溝止。自西而東。另爲一道。卽山
北二十八里之工。亦不連屬。其與先後二次所議。首
尾皆衡決矣。按圖不如目睹。懸度不如親見。幸蒙

聖明俯從。臣等得終其事。恃以爲守。臣不敢復贅。至
于官兵之應援。錢糧之召買。則臣於前疏亦略言之。
意以宣大之互相應援者。爲常事。而新平等堡。築有
倉塲之日。召買糧草。可逕自處分也。夫應援之兵。視
聲息之有無。緩急。卽陝西山西順天保定等處。且有
時而亟調。亟趨。不特宣府之應援大同。大同之應援

宣府而已本兵所論已極詳盡亦係事例節經有行但大同東路山北東陽河橫直邊牆二十八里連接宣府西路之西陽河係一膜之地舊又有西路防秋列營馬軍其去大同東路山南之天城陽和則隔阻高山六七十里或百二三十里險仄難行舊又無東路防秋列營馬軍倘賊犯東陽河而必待大同他二列營之兵歷天城陽和踰山北以爲援其勢必遲一二日安知一二日之內不困敗于賊手邪若西路西

頌諸鎮協心視緩急遠近以爲應援不可分地界

詳與遺地大都大牙州等故

陽河之兵則呼吸可至應援甚便即賊勢重大亦賴

以支持自守也一時夫然後遠者可及無足自治矣繼矣何必前疏所陳設想督以自

大同東陽河一處孤懸於外者言之非敢昧于彼此

緩急應援之通例也。設使臣與撫鎮諸臣常川在彼

應援之事。何待再三。惟其不能親自督臨。慮恐該路

叅守而下官員。自分彼此。不知有同室纓冠之義。故

欲題奉 欽依。示之以利害耳。合無自今以後。每遇

防秋列營應援之兵。仍責宣府之西路。而擺守之兵

則東西陽河相為犄角。平時零賊。倘有侵犯。亦要彼

此協力。不許推托。致誤事機。乃若諸鎮互援便空。係

臣總督首務。當再申明。不敢輕忽。自取撓敗。其新平等堡見已。蓋有營房倉塲糧料草束。照依前撫都御史詹榮所議。仍屬大同東路通判提調。隨空召買。北路鎮河鎮川鎮虜滅虜破虜拒馬拒胡等堡。事體止責守營官收守放支。不必另設官攢。致滋勞費。惟復別賜定奪。

修築邊牆疏

宣大修牆

議照大同一鎮。外鄰住牧虜集。內屏畿省關隘。爲九邊第一重地。舊日相沿。雖有三邊名色。以其逼近虜

營且無附近城堡藉之守護遂致掏空傾圮鞠爲坦
道遺址僅存。比年虜牧于夾牆之間朝窺夕竊東出
西沒近邊田土日就荒閒而驛路行旅間被殺虜蓋
以障塞罔修阻遏無恃故且自二十年大虜深犯山
西之後邊臣仰遵 廟謨東自陽和開山口西至山
西丫角山修築邊牆一道添設墩堡募軍守戍嗣是
虜賊有所忌而不敢輕犯邊人耕牧爲利頗多。徇陽
和天城迤東接連宣府西界中間多有通賊要路因
未築有邊牆近年虜衆深犯率皆蹂此出入視中西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卷之二

宣大修牆

九

平露堂

二路有險足據。卒歲稍寧者。可以鑒矣。職等日夜憂危。多方諏訪。乃於今春會舉斯役。屬當春夏之交。大衆一齊。復慮虜騎之侵擾。陰雨之阻滯。度工計日。約費估銀。會本具奏。仰荷 皇上如數蠲發。再命總督宣大撫鎮等官。相度計議。職等初議欲自陽和口修至李信屯止。蓋以聲勢連絡。守援旣便。餽餉弗艱。本有利于大同。但宣府李信屯迤北。尚有五六十里。始接西陽河邊牆。旣有此空缺之處。未免更費工役。添設擺守。先以事在彼中。未經會議。無從而知也。乃復

改從今議。又蒙 皇上俯賜俞允，不惟宣府李信屯
施共五六十里之空缺，包裹在內，可以不勞修守而
西陽河通賊川口直西一面，又得大同新墻爲之外
郭，誠一勞永逸之圖，非顧此失彼之偏也。興工之期，
又值醜虜退避，時日晴明，軍民歡呼，夜以繼日，計八
十七日之工，而落成甫及五旬，約二十四萬之費，而
節省將以億計。以虜馬盤據之地，成吾人耕牧之區，
藩垣鞏固，疆圉肅安，此實 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
民之慶也。

修築邊牆疏

修築邊牆

議照形勢者。設險之所必因。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也。兵不審豈。險不度地。未免於泛然而舉。條然而罷。非所以揆事體而弭寇讐之道也。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逶迤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逶迤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迤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五里。共一千九百二

十四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七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我國家雖不守東勝。棄大寧。然重險天設。固猶在我也。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犄角。至于爲京師屏蔽。則宜大爲特重。非它鎮可

此即宣大山山西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非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次中路。次北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無待防秋。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荆寧鴈。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要之。內外二邊。皆所以扞蔽燕薊。保障黔黎。然外之不禦。內安可度。故論者有唇齒之喻。又有門戶堂奧之喻。

賊窺堂奧。必始門戶。唇不危則齒不寒。理所易曉也。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自宣府入。事所可徵也。蓋形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古稱夷狄之衆。不能當中國數大郡。若智與謀。及戈盾火器之屬。長短相較。又萬萬不侔。然所以能爲中國患者。氈裘之族。鷙忿而雄捷。出於風氣。異我漢人。又彼以騎射爲本業。抄掠爲生理。專於技而無待於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隸於羣牧。業分於四民。百一爲兵。勞於訓習。習且弗專。故亦多弗精也。彼聚



寡為衆。乘時而攻人。我散衆為寡。畫地而自守。攻無

漢之所以所以勝。勝者能先。出兵以攻之也。雖備霍全

定勢。所資驅疾騎而運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

盛時。虜入。邊郡亦不免于殺掠。可見攻守之勢異

賊必賫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雍

矣

令。進無所驅。退無所懼。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

進退繇人。上下牽制。故彼日拙。巧我日巧。拙又國初

之時。我太祖。成祖抗稜。遠斥夷狄。勢衰。竄伏莽

榛。僅存喘息。正統以後。則生齒漸繁。種類日盛。近且

併海賊。吞屬番。掠我居民。為彼捍隸。諸酋所部。約可

二三十萬衆。視之國初。何啻倍蓰。沿邊戍卒。較以舊

額未嘗加多。彼醜先年秋高，人寇控弦不滿數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臨時調遣，緩急仍收勝算。頃者每一大舉，動稱十餘萬人，蹂躪關南，侵駭京郡。循常師旅，莫敢遮邀。蓋時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夫度形勢之便，則詳於外防。正以扞內量爲內備，所以資外。揆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于昔，而後所經略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保定邊事，繇今之常，無大可更。但宜罷徵兵於內省，分鎮兵於外藩。便已得之，不敢槩論。山西防秋

先年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專一備禦大同。而內邊寧鴈一帶。仍有官兵防守隘口。以爲大同聲援。及與宣大各路守兵。舊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分地擺守。比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爲難與共事也。乃獨築

寧鴈以東。至平刑邊。墻八百里。於腹裏。掣回大同備

便是并外邊之漸。河套東勝之失。皆緣此。

禦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建置邊防守要之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叅遊兵馬七營。召募新軍。及僉調新舊民壯屯夫弓兵。率已六萬餘人。公私轉輸

內地騷動。所謂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備多者。正謂此。不守門。度而守。與非策也。耳。夫山西不藉備於大同。大同不需力於山西。計兩失之。宜府亦日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而北路雖不用擺邊。然而兵馬已至空虛。不無可慮。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遂不下五六枝。費用糧賞。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寔不貲。難於持久。併守之議。茲其所以爲善經也。外邊控虜。四皆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敷。秋高馬肥。虜可狂逞。若復拘泥逞事。散

處城堡。臨時動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欲以寡弱之兵。當衆強之虜。勢必不敵。萬一又如往年潰墻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不習戰。即欲堅壁清野。或恐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駭。君父股憂。方始皇皇。調徵。迨迨請討。卽不愛吝。何益事機。是知形變不同。審固當預。守邊之兵。茲其所以難遽罷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必資於人力之謂也。虜凡寇邊。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墻。則易者愈易。而難

者亦易。無墻則難者愈難。而易者亦難。今夫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塹。則寡可敵衆。弱可制

強。若遇虜於平曠之墟。則百人豚羊。千人狼廂。鮮不

固○山○川○而○設○垣○塹○豈○自○漢○人○已○然○

爲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也。垣塹之險。

險爲我專也。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茲

其所以當再舉也。况查連年修築。如山西偏老一帶。

委極高厚。大同各路與宣府之西中二路。舊墻可因。

亦已十之七八。再加工力。數月之內。可以告完。連亘

千里。屹然長城。截然爲華夷之嚴界矣。而防秋之兵。



所以必帶甲而登牆。列營而待敵者。臣等聞之。險而不設。與無險同。牆而不守。與無牆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因垂成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邊牆欲圖其永利。兵馬不解於秋期。國家雖費。非得已也。而稽往慮來。就中揆策。如所條列于左者。雖皆常談。無甚高異。然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省。期以弭寇警而固疆圉。要皆臣等之極思也。若必傾無量之費。忍百萬之

師分道遣將，深踐寇庭，滅此驕狂。然後朝食，斯固安攘之壯圖。亦臣等忠于陛下之職分。顧虜勢未衰，我力不足，謀須積久，事必待時。以故臣等但當圖其易而不敢務其難，盡力於其所可爲，而不敢妄覲於其所不可必。

修築邊牆疏

大同修牆

臣看得該鎮邊牆自陽和迤西靖虜堡起，至山西丫角山止，沿長五百餘里。雖經先年陸續修完，比之今年新修陽和迤東一帶，高低厚薄，委有不同。况入夏

以來兩水衝淋尤多崩塌。挈築補修工程必不容已。官兵不妨防秋。令操版築。就支本等行糧。止給鹽菜。爲費甚省。據所估計。每日每名該銀一分。共該銀二萬九千九百七十兩有零。數亦不多。但役使人力。全在鼓舞。若儘將前項銀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兩有奇。及時均給。日勤程督。務俾事速工倍。或亦足用。不必拘定一日一分之數。亦不必臨期議添。庶見邊臣樽節財用之意。即今人已赴工。撫鎮諸臣已將鹽菜折銀量爲給賞。并將前銀所買在倉糧米。准作今年防

秋擺邊官軍應支行糧揆之事體俱屬相應無容別
議其稱要將前銀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三兩有奇補
還先年節次借過賞功銀兩亦當如擬但大同地方
逼臨虜巢川原平衍最稱難修所恃邊牆比之他鎮
尤爲緊要今雖以防秋之卒刻期掣修人力有限計
終不能如陽和天城新邊牆之高厚堅固也若使高
厚堅固一如新牆則山西丫角東南如寧武鴈門平
刑關等處賴此以爲外藩擺守之兵自宜掣罷顧以
財用不繼衆志未同欲便舉行輒爾中輟近得巡撫

山西都御史楊守謙議開山西自黃河東畔老牛灣至丫角山邊牆東接大同井坪平虜左右衛弘賜等五堡周總兵所築邊牆直至陽和迤東軍門近所修完者二鎮僅七百餘里又自丫角山東南至平刑關獨山西尚八百餘里山西守邊官軍民壯屯夫計六萬六千餘人除丫角以西守邊外東南八百餘里間止五萬二千人守之每里六十五人半登牆而守半在內候援虜之入常二三萬衆折牆登山止須十丈恐非此十餘人所能禦者若山西將丫角東南八百

里不必守。兵分愈弱下如均守要大同共守七百餘里。所省過半。以山西今議兵六萬七千。合大同兵七萬五千。并調客兵計十五萬四千餘。角西牆既已高厚。其地又不通大舉。可用兵萬五千人。陽和東牆再用兵二萬人。中止四五百里。已有丈餘牆。而以十二萬人守之。以四萬人防護。八萬人卽舊牆增築之。高二丈。底濶一丈七八尺。收頂一丈二三尺。里爲二敵臺。臺高三丈。八萬人日築六里。月可一百八十里。八十日而訖工。且守且築。此邊旣成。每歲防秋用八萬人。山西三

萬大同五萬。其內再用二鎮援兵三萬人。軍門居中調度。守謙與總兵并大同撫鎮各分百餘里。亦居中調度。左右止六七十里。叅游守備止分二十餘里。一有緩急。援兵可以立至。事可萬全。凡山西之民壯諸鎮之客兵。皆可漸掣。邊內多築堡寨。修廬舍。給牛種。募民徙耕之。凡內帑之轉輸。民間之供億。又皆可漸省。等因。大意蓋欲撤寧鴈諸關之戍兵。而併力於大同。不分彼此相資也。不勞大費。而所備者寡。所守者要也。是其志甚公。其慮甚詳。而其謀甚忠。懇以臣愚

夙有此心，格於寡助，驟聞斯語，意輒躍然，願相從。襄
今秋時已逼迫，未敢遽陳，少待冬春，當會楊守謙及
詹榮等將大同靖虜至丫角邊牆，及兩鎮合修守備，
宐從長計議，期於一舉永持至安。前項餘剩銀兩，合
無存留以爲他日舉事之資，其借過賞功之數，戶部
查明開銷，惟復仍照詹榮前議，照數補還賞功，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上請定奪施行。

及時經理邊防大計疏

專守大同

案查先該臣題爲缺乏糧料專議要製寧雁一帶擺

邊之兵并守大同要害奉 聖旨這本具見邊臣籌畫戶兵二部會看了來說欽此隨該二部議稱大同爲山西藩籬扼其要害則人聚而力全二鎮邊牆接連僅七百里則地近而費省大同有備則山西可保無事將來客兵可以漸掣供億可以漸省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聚兵守要乃防邊至計着總督侍郎翁萬達會同楊守謙等盡忠經畫詳議奏來欽此續准兵部咨爲集衆論酌時宜以圖安邊事該臣等會題本部議覆內一款慎防秋看得所議防秋擺邊之兵

未可遽掣。但當就中酌處。以省費節勞。除山西內邊
寧雁諸關。額有常戍官軍。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
峽。山險水深。遇秋但加戒嚴。不必益兵擺守。其偏關
以東及宣大地方。亦不必勒令軍兵尺步單立。止是
預擬信地分布。步軍登墻。馬軍列營。又必遠者量調
近者更番。聚勿先期。散勿後期。庶以休息人力。間省
行糧斟酌允當。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翁
萬達及通行宣大山西撫鎮官。悉照前項所議分布
防守。仍將分布過兵馬地方咨部查明等因。奉 聖

旨。這修邊守邊調兵諸議，具見總督撫鎮等官竭心

邊務，你部裏酌議亦當都依擬行。欽此。備咨到臣已

經通行各鎮巡撫等官遵依舉行外，昨見新陞山西

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繼魯奏爲謝恩事，內稱原任山

西巡撫都御史楊守謙自謂三關可以罷守，堅執成

信，諸凡利害安危多所不論，徒惜焚眉之冗費，遂忘

經國之遠圖，倡堂室之洞開，欲門戶之併守，萬一內

臣等分彼此大率如是

此論也。欽。固本鎮而不知守，即所以安內也。邊

地師徒不閑戰陣，長營無險見敵難支，周尚文之封
守不固，王繼祖之信地已離，全軍在外，不但山西坐

困且害國家右輔之利、諸臣先後具奏始唯一人之見、終強衆議之同、幸蒙 皇上軫念事體重大、屢年經略艱難、未蒙 俞允、繼魯前到地方、軍民憂疑少定、卽重關爲可恃、人心爲可安、等因、臣愚得此殊甚駭愕、真不知其云何、夫山西內邊寧鴈一帶八百里、在大同之南、外邊偏老一帶百餘里、與大同爲界、外邊本扞蔽乎內、勢極要害、近年擺邊之兵、且非得已、內邊本藉恃乎外、勢實稍緩、乃亦以額設戍軍爲未足、增添兵壯、一體擺守、委屬大繆、况非舊規、當時謂

者已知非策。不可持歷年於字。久假使大同失守。山西內邊八帶道虜者甚少。百里之間。弱兵止四萬餘人。其能遏虜之入否也。虜所垂涎。多在山西。而不在大同。三四年來。大同幸不潰防。山西始有寧宇。是故守大同。守山西也。今議內邊諸關額兵。則量留。而添設擺守之兵。則漸掣。併力守要。僉論攸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齊宗道亦曾極論兵分備多之。所以失。與併守要害之。所以得。力贊斯議。臣等前項條列已荷。聖明俯賜嘉納。域民固國之道。在此舉也。事甚艱大。時且逼迫。方圖函與撫

鎮諸臣殫力幹理、惟恐不及、而孫繼魯者、乃獨持已見、豈未能仰窺廊廟淵謨、輔部成算、而徒欲與臣等原議相枘鑿耶、孫繼魯疏中、並不究竟併力守要、可否得失之故、語意難解、無容深辨、但即其意見同異、而要其所倡率、委用僚屬諸人、或別出格局、諸人必猶豫觀望、欲責其幹濟難矣、先是巡撫楊守謙改調、延綏、臣慮代者以諫非已出、兼或避難爲之不力、擬疏留守謙共圖卒業、嗣見代者有人、臣遂中止、嗣又聞繼魯未嘗入境、輒以併守之事、短訾守謙、以爲決

不可行、而雁門兵備副使劉璽者、承望風指、輒自依違、夫劉璽憲臣也、又有典關之責、尚不自裁、况有司軍職等官耶、以此臣甚憂慮、然猶以成命至重、繼魯蒞官方新、或能勉承、乃今形之奏疏者、果如此、是於成命且若罔聞、况臣總督欲以區區行移相督勉、安肯從耶、臣近親歷、應該併力修守塞垣、中間所宜興革事務、頭緒繁多、有非原議所能盡載者、必須彼此同心、夙夜經營、方克有濟、若少有掣肘、諸凡事體不免衝決、萬一寇虜聞知、將來患害不測、風聞者靡

究所以。或反以併守之議歸咎臣等。臣等獲罪。固不足惜。第籌畫至當。歸一不可易之論。既不理。於是已非人者之口。而邊防大計。自是將不可復爲矣。天下之事。固有千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者。况巡撫表率一鎮。處人己之門。執異同之見。則觀望依違。不獨一劉璽而已。又誰肯忤巡撫爲。陛下盡忠爲邊人。建永利。邪。以此臣益憂慮。不得不爲陛下言之。如蒙乞賜軫念。邊防重務。成之甚難。壞之甚易。可嚶孫繼魯。劉璽。務要遵照欽依。將一應修守事。

皇明經世編

翁東涯集

卷之二

專守大筒

三

平露堂

空著實幹濟。勿執已見。勿懷觀望。勿亟失時。自貽後
艱。及仍乞叮嚀。大同撫鎮官詹榮。周尚文。勿以孫繼
魯之持見異同。遂自解體。庶幾尚可責成。不誤大事。
臣愚他日亦得少追罪狀。甚大幸也。然臣惟臣子之
事事也。欣躍而邁。遂則精神展布。自可成能。強抑而
使爲。則志意煩紆。終難得力。孫繼魯即荷嚴旨戒
飭。不敢不遵。然臣之憂慮尚未已也。伏惟聖明裁
處。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五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瓊公

馮瑞振振仲參閱

翁東涯文集

議

翁萬達

復河套議

復河套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
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



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空棄而不守。藉寇賫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旣殘破。我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

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空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

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

榆林之移鎮。當時極有謀其非策者。然亦何可還。

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

守廷安耶

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

出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茂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管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毋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於大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

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衰際其衰弱也馬步矢
刃各有所安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
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
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
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
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
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
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艘者必濟義兵
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 國家拯天下

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
來收養殘穢。兼之鹵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
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
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
多儉。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
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
其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謀罕至。虜
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
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

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箝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還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

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歟。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

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

時諫以兵三十萬水陸齊進故曾司馬有六萬三

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

年之說

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

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持。其遠遁拒河

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

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

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

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

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

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蠢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寔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

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虜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

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寘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當時有屯田鑿渠之議。但虜之來爭必速耳。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

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躐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又所當摠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

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秦之收河南漢之取西匈奴之南北皆虜強盛時然此亦非常之會也

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俺答求貢議

北虜求貢

總督蘇祐近題虜酋俺答阿不孩求貢一節。切惟北虜近方擁衆入犯畿甸。今却以貢爲請。似輕中國。挾我以必從。或者震懾於北伐之天聲。爲此以探我緩。我亦未可知。然竊計之。北虜近來屢屢求貢。邊臣諫奏大略欲以戰守爲實事。許貢爲機權節。奉明旨行。各該鎮嚴加拒絕。當其時也。虜不大舉寇邊者已二三年。計若可許。猶且難之。况聲罪致討。萬萬無可許之理。蓋恐墮其計中。反益示弱也。若必顯然拒之。又

三十一
卷之三
恐猾寇策我必攻。突如先發。無以待之。非所以藏形而致人之道也。故今日之事。許之不可。拒之亦不可。機權密運。全在邊臣。合令本兵傳示總督撫鎮等官。諭彼虜酋。若曰。近日你們背逆天道。犯我關南。天朝官軍。先爲探者所誤。偶致你們得肆。未遭殺戮。今爾果能畏威悔罪。還我鹵去人口。禁戢部落。不犯邊一年之後。方爲你們陳乞准貢。決不失信等語。如此則操縱在我。設或彼不我從。詭計叵測。比常加倍隄防。戰守有備。非特可免挑怨啓釁。坐失機空。而中國之

勢亦自尊矣。

征南議

征安南

元氏之平交南也皆資於東洋

督府侍郎蔡經集都布按三司長貳問計萬達上議曰日南小醜負固不庭天討所加安有長算是役也大率以兵爲先食次之兵食旣足然後建瓴而下機在我矣往年王師薄伐集諸路兵八十萬人今用其半亦當得四十萬人而兩廣之兵隸尺籍者約四萬人隸荒服者約一十萬人舟師可募而用者約萬人江西閩楚三省之兵可請而用者約七八萬人而土



官之調度爲難。所宜激以討賊之義。宜以誅賞之條。俾懾威銜惠。自奮于捶策之下。而又簡其酋長之忠。義有爲者。以赤心付之。無後時而緩。無先時而急。而我執其中權。乃有濟也。師四十萬人。大約日食米六千石。旬日倍之。芻秣無與焉。加之征討百需。未剋時。且卽今府藏空乏。賦繁民窶。未可偏累兩廣。以貽肘腋憂。則宜請之內帑。借之鄰藩。而又當議和糴之策。慎輦運之方。謹貯宿之地。重出納之司。官無蠹蟲。民無耗財。吏無叢奸。斯善策矣。然後議擇地利。分道出

師廣西之兵。一由憑祥下文淵。一由龍洲下七源會
州。廣東之兵。由欽州下海洋會思安三路並進。可破
僞都。其細者馬必良。舟必固。甲必堅。兵必利。而又行
者疾。以速無怨。言挽者安。以舒無勞。色偵者潛。以深
無攜。志購黎氏之裔。撈逆庸之罪。殄暴煦良。以昭大
義。誓我百執事。戮力一心。以共天討。命之曰有犯
者。君子以廢。小人以戮。釐爲十有四事。以白於督府
云。

說

進宣大山西外邊牆長圖說

邊牆圖說

臣萬達謹按右所圖外邊牆詳矣。而略於內諸關者。以外邊持重。又牆肇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牆。且連一道。其居然而內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塹與窖也。亭然者。墩。而穴通者。臺。與隧也。增舊爲新。缺一不可。必如此而後可守者。我軍視虜聚散衆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相當也。虜人多食少。工格鬪。喜抄掠。復以爲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算者。戰什一。而虜什九也。是故

我必以守爲勝。而匪墻焉。擅幕鄰。邇揮鞭山。凌結陣。川擁。朝發夕至。倏如雷風。前無抵拒。後難追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墻完而戍者。田而食者。備秋林會而墻立。而營屯。而首尾相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大同偏關。上。外。多。浮。口。以。所。敵。易。於。填。壘。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窖填塹。而後及墻。而仰攻亦難矣。墻臺我專。披堅鱗集。矢石並發。砲火遠及。虜亦豈能飛渡哉。臣故曰。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又不能不却顧而長慮者。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至言也。

進宜大山西偏保等處邊關圖說

邊關
圖說

臣萬達謹按右所圖形勢起宜府東路之四海冶迤
遷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
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遷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
丫角山爲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遷而西歷水泉
偏關抵保德州爲黃河岸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
里有奇皆迫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
遷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遷而南而
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淨

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
而止。計二千五十里有奇。皆峻嶺層岡。所謂內險也。
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然自正統以來。胡
虜窺兵。屢恣干擾。邇且結陣長驅。遠薄汾沁。全晉爲
膏。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邪。潰廢大防。繇來者
漸。有險不設。同於無險。故設險云。因地形而經紀之。
○修○築○以○爲○固
以人力者也。內倚諸關。間設崇垣。外築崇垣。長遮絕
漠。綿堞百萬。諸美攸轉。比之金湯。我皇上今茲所
宏創者。皆前茲所未有者也。邊臣自是始可以言守

山○川○無○全○險○必○賴○

矣。是故善守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遇秋分遣內
卒協戍外邊。備寡力全。彼此受益。豈特變通。是謂善
經。乃若禦冬防河。城規具在。又差緩矣。臣慮險設而
不守。與雖守而無其便也。先今小疏刺列款目。期於
可久。蓋亦頗詳。俟之將來。脫有不虞。當在意外。夫天
下之事。多成於其始。而廢於其終。邊工動費帑金。役
勞大衆。其成之亦云難矣。臣愚欲責宣大山西撫鎮
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閱視進圖法。則茲垣也。
庶乎其有永矣。雖然重關疊障。險在地者也。謀臣猛

士險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流循玩。險在心者，也。據探本之思，延却顧之策。此臣所侈望於億萬年者，未已也。

碑

懷來城通濟橋碑

邊地橋梁

夫水之行地也，槩於世爲多。西北則鮮，率可舟而漚。西北則否，率易梁而渡。西北則難，何也？其勢使之然也。水原於山，天下之山皆起於崑崙，而燕冀爲天下脊。地形崇峻，水率東南走入海。其流湍急，無巨浸廣

陂容受澤潤故西北鮮水且水道所經土去石出建

河濟間諸山泉皆然

瓴而下衝激震撼力攫齒齒斷斷故不可舟而其霖

雨集潢潦漲也則驚波電掣駭浪雷擊值之者陵崩

阜斷故又難爲梁夫鮮水則土燥土燥則其產猛厲

而寡深思不可舟則轉輸困轉輸困則無所廣粟以

食戰士而又難爲梁使咫尺之間畫爲兩地倚馬相

望莫可即揅古稱西北恒多事禦戎寡全功此其一

也懷來直國非門爲居庸要路自京達宣大兩鎮用

不繇之其通永寧獨石諸處猶有徑也媯水出隆慶

州大海沱山中。流與洋桑乾河合。東歷懷來城南。下
合水關。放蘆溝以達於海。旣不可舟。又無渡梁。于是
軍餉戎器材官騎士。自京師調發。以爲宣大備者。往
往告難。又其急者。邊塵遇警。馳上便空。瞬息異形。一
騎千里。阻于水滸。莫可以爲謀。坐是望洋。浩焉興歎
者屢矣。予督軍塞上。思欲橋之。故嘗爲之畫。曰。深根
以固其基。遠岸以殺其勢。軸柱鱗密。以嚴其隙。蹲鴟
脉絡。而莫與之鬪。庶幾可成也。屬軍旅事殷。且有塞
垣之役。未之能及。土人曰。舊有石橋。永樂間廢。武



廟非巡。命內使以萬金成之。尋爲水壞。或于所謂四者未之備講也。夫徒枉輿梁。王政攸繫。而况通警急關軍政者邪。歲乙巳。予閱邊次。宣城聞有僧慧燈者。謀爲橋。謂助我者也。召見之。授以前四者之說。今戊申。春僧來言曰。橋成矣。無愆初約。願乞所以志歲月者。使使數輩視之。良信。問所以成。則曰。力能感中貴人。捐俸金。紀綱之。又能募邊富人。出粟爲佐。於戲。先民有言曰。近世橋梁。功利之大。且廣者。多爲浮屠氏。有蓋佛以利物爲心。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豈真有

王政重以機宐。嗟我有心。彼是度思。匪力胡役。匪粟
胡殮。足我邊人。屈彼呼韓。惟天眷德。稻梁寫鹵。惟
帝格天。干羽載舞。我書此石。以詔後賢。貢篚來庭。斯
橋萬年。

書

與鄭篁溪書

禦虜

入春以來。戎餉諸務。交迫紛填。凌兢中假。寤言嘉大。
簡闕訊音。徒然刺謬耳。隆慶永寧之役。安敢尤人。媿
負欲死。知必爲鄉里所憐。丈者一歎。未投杼也。街亭

好水之敗古亦有之。達匪其人，不當比擬。但得不下獄吏，生還海濱，則天地之賜，所望於丈者之恩也。邊警尚設款段待斥，猶爾驅馳僕僕，促楮不盡其情狀也。山西宣大外邊共二千餘里。北虜往年侵犯，俱在山西大同及宣府之西中二路。以其地千百餘里，多平曠易馳突也。而宣府北東二路，其幾入百里，高山峻嶺，大舉罕通。自并力守要之，謙行而千百里平曠之地，築濬墻壕，錯布品窖，俱以足恃。至于鮮通大舉，八百里之內，衝要者間亦修有墻壕品窖，尚多限於

財力不能猝舉而竝修者。故賊於管所易馳突去處
既不能攻。乃反於管所難馳突去處。力求一逞。譬之
水焉。橫流衝決。匪西則東。然軍門於宣府。非路。膏炭
炭焉。指之心。而諄諄焉。語之於諸將。又將他鎮客兵
二枝。俱預發此地。蓋防其決耳。鎮安堡爲北路之迤
南界。隘口有壻。旁皆層嶺。危坡間亦斬崖。艱於登陟。
而虜馬則輕趨齊登。徑彼坡崕。漫入而我軍人少。莫
之能當。一潰巨防。便無上策。然當是昔。本路見在。主
兵并前客兵共五枝。統於總兵。參將駐劄雲州。去鎮

安不能三十里。使預發一枝爲鎮安之援。據山坡而守。賊亦豈能突進。乃竟爲其所誘。誤以諸管人馬馳往獨石。相去旣遠。反顧不及。噫。噤奈何。其昔軍門雖已東行。尚在懷安。去鎮安四五百里。謀無所施。總兵趙卿不諳將略。不能詳定。臨事張皇。遂自致寇。而該鎮同事之人。意見互異。尤足兆災。安其有此虜衆十萬。自九月初十突入鎮安以來。結營三日。並不散搶。欲圖長驅。固不必彼中通事言之。而其情可見也。三十日巳時出山口。下降慶州川。軍門統兵西來。引軍

聯營疾趨決戰而復以前哨人馬一夜行百餘里直抵永寧示賊以大同山西援兵且至俾有懾心賊西望百里外灰塵障天遂急搶急回僅踰一日不敢越懷來一步者職此之由又慮斷其歸路耳使賊遲回一日則兵至而戰雄雌雖未可知然彼之歸路當已爲我先得度必狼狽賊之速退又冒滴水崖之險非得已也而躬親戎服介馬營中豈總督之體乃竟爾爾譬之馮婦不免爲士人所議况事旣罔功而民且受害則亦安用總督爲哉但較之總兵而下及地方

官則似有聞以故敢私言之。伏惟門下垂察。

上介谿嚴閣老書

節省三鎮兵糧

竊惟宣大山西嘉靖二十七年防秋客兵之費三鎮巡撫應在去年終查明咨報軍門覆查較一會疏請討於事體窒爾也。乃山西則先於去年十二月逕具疏矣。大同今年二月初旬始咨報前來。參較無異。逼迫會題疏發數日而山西之咨文始到。又數日而宣府之咨文始到也。山西請討數少而宣府巡撫則惟據守巡議呈。守巡兩道則惟據委官查造。彼此相沿。

舛謬特甚。以故某於大同則會題於山西則咨部。於宣府則未敢會題未嘗咨部。駁行再查而該鎮之疏則已先發矣。彼誠慮其遲也。逼不遑留。然某之所以未具咨疏而駁行再查者。正與戶部之意同。卽如戶部言。則某於大同山西稍能節縮。至于宣府。其敢有異視哉。宣府二十六年會計沿邊緊要城堡客兵年例銀兩共三十五萬餘。蓋預算支用畢盡秋毫之的數也。據今所查歲用本支實止該銀三十一萬餘。節剩銀四萬餘。修邊明効。似亦不誣。祇因該鎮查造叢

錯遂自掩實。不然該年原計防秋主客官軍五萬一千四百一員名。馬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匹。臨時以邊警告棘。增益官軍一萬七十四員名。馬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七匹。歲用錢糧空出於會計年例之外。乃反有支剩。何也。某嘗與諸鎮守巡而下官。負商確芻餉約法數條。間多廢閣。度支大較。未盡當心要之易轍爲難。理繩在漸。其本無異能。冒領重任。邊機戎議。四鎮紛填。勞瘁不辭。心思靡逮。妄謂事有大體。官有專責。巡撫才猷。名望俱不下人。綜理邊儲。專精可托。

况有戶部郎中會同行事。不須過爲侵越。煩瑣相稽。如嘉靖十八九年以前。總督未設。巡撫郎中諸臣。何嘗不任之有餘力哉。夫毛舉其細者。恒鼎弃于其大。拓思於什伯。或失計於錙銖。卽某所計慮修邊并守。欲因以節省財用。計錙銖而毛舉。是誠不能。味什伯而鼎弃。亦所不敢。查得嘉靖二十四年以前。宣府大同山西客兵糧草。仰給帑銀。歲常一百四五十餘萬。嘉靖二十五年。多方撙節。然尚費帑銀一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餘。戶部卷簿。歷歷可稽。自修邊併守議。

行而爲國節財之道亦在是焉。以故二十六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宣府三十五萬餘。大同五十三萬二千餘。山西二十四萬四千餘。共一百一十二萬六千餘。比之二十五年。已省銀一十三萬七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不與也。其嘗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七十一萬七千餘。年終尚有支剩。今嘉靖二十七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兩。以二十六年用過之數爲準。備宣府三十萬餘。大同三十三萬六千餘。山西一十二萬七千餘。共七十七萬三千餘。比之二十

十六年會計又省銀三十九萬六千餘而民壯工食
客兵賞賜之省亦不與也。奏請添發三鎮止其銀三
十五萬八千餘。奏之當已足用。乃若另議請發。越今
根草價平。預爲糴買以防它警。或畱作二十八年客
兵支應。則在於會計年例外者。將來省而又省。亦未
可知。某曾疏言修邊守要。籍兵營田。生意教訓之後
可漸減客兵之費。誠非虛誑。但嘉靖二十二三等年
三鎮客兵每歲費帑銀一百四五十萬兩。人皆知之
而三鎮共止用銀七十七萬三千兩。省其大半。則自

二十六年始人未必知。而某亦未嘗舉以爲功。乃今竟不嫌於務白。淺之示人。誠懼聞而投杼耳。向來修邊之役。兩請部屬監視度之。旣不得請。付之有司。懼將浼焉。已屬不肖者所爲。若復少有不誠。則滅綱弃世之徒。卽虀螻蛄。蔑所掩覆。悲也。三鎮邊牆長千餘里。美完足恃。前此所無。億萬人之耳目。安可欺耶。乃聞或又有謗此者。豈以天下事不欲人爲之。天下人皆滅綱也耶。常經怪昔年楊邃庵王晉溪二公。俱以修邊貽謗。二公才高。不屑於小廉曲謹。或有出入。然

亦不遠至於人所云。某無二公之才，故亦鮮不屑之事。特不幸曾石塘身死之後，人言修邊錢糧不明，太甚。繇是能無賤惡其聯官者，疑無視聽，卽行懷曾史猶心陷左腹也。

上東塘半州書

許處安南

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獻揭帖所云，亦以仰承鈞慮非得已也。切惟至誠可行於蠻貊，用術須達乎機權。然必濟以兵威，用乃不竭。倘兵不足恃，則術或有肯而窮，誠或苦其難入。兵法有之，罷兵息民者，必不能

去兵。然兵不可試。賊不可玩。今日之事。祇以檄問。使必輸情投降。實心聽處。上計也。必揚兵而威之。使從中計也。必不得已而用兵。下計也。下計不可爲。上計不可必。中計不可不預備焉者。交人詭譎。自古爲然。檄問甚明。若罔聞睹。駁之諭之。誠是也。設或改正回文。仍復如故。瀆告之旣不可矣。其將何以訖事耶。時日不停。兩處爲得。若專恃辨駁之書。以取效於所難必之事。其誠不敢也。反覆思惟。似空一面。揆算及時。揚兵。然必兵皆可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勝。庶幾動可

萬全功成一舉萬一莫氏畏威投降聽處我師凱旋
地方無事。卽不得其上。亦得其中。否則不得已而就
下計。猶不至坐失天時。進止無據也。若兵不可以守。
亦不可以攻。徒揚虛聲。反以啓侮。是無計也。且將併
其下者。而失之。何則。賊固善於刺探者。我不可以無
用之兵。而遽忘意外之戒。主張必用以若出下計。然
者。將以成就我中計耳。是兵家之說也。謀者以爲調
湖兵募海卒。積糧糗。奔走兩省。張皇我師。卽費至十
數萬金。其於百億蒼生。猶甚惠也。蓋所弃者小而所

全者大。所謂不去兵而後可以罷兵者此耳。伏惟臺下擇焉。乃若上計安敢不竭盡心力。夙夜圖之。第恐事難逆料。耽閣月時。則某不言之罪無所逃。况預爲中計。其於上計固不相妨。萬一上計可成。中計即備而不用。或因而用之。以征勦我境內地方亦可也。

上毛東塘書

計處安南

毛公降交人。計處安南。公之謀。書牘中可見。

頃謁軍門。濬承鈞諭。意慮周密。敢不仰承。今時已交秋。計當早定。顧惟事體重大。吃緊一着。全在檄文。然必先得其情。庶幾發可中的。而用人行間。察變觀形。

實有非旬日之間所能立辦者。其以多方圖之。俟有成驗。方敢馳聞。大較不震之以兵。則彼或無畏。雖以計行之。終亦猥委無力。驟則易入。數則不尊。非所以威賊而謀成也。欲震之以兵。又恐大衆未集。徒以虛聲。彼疑不宥。輕弃國人。萬一計出無聊。何以待之。夫獸窮則鬪。螽蟴有毒。急示之形。非計之得。况兵家之法。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以不用者耶。莫登庸梟雄。狙詐。斃于兵事。時未至而張皇。彼或得以窺測我矣。故兵不揚則威。褻揚兵而不適其可。非太逼則啓

侮矣。謀者報云。莫登庸近持精兵五六萬人。往來於山海之間。又云。莫登庸甚驚懼。有以天朝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且曰。第觀他日言可據者生。不可據者死。又云。莫登庸國中多言

天朝前後檄諭。皆所以懈其備也。登庸且信且疑。此數人雖未必可據。然我所以處莫賊者。不可以不審也。誘之以可生。彼亦必不肯出。無聊之計。劫之以必討。又安敢挾隱飾之情。其惟登庸固亦有心計者。使知中國正大之體。明白如日月。機權之妙。變化如鬼。

神○則○必○趨○其○所○可○免○而○避○其○所○必○不○可○免○賊○知○趨○避○
○兵○法○所○謂○因○○
○敵○之○情○而○用○之○

而後我之計可行卽藏形密聲示以不用可也舉兵
臨境示以必用亦可也顧先後緩急幾微之間其誠
慮有所弗及第當慎之若因彼之隙而成我之謀則
又意外奇舉間不容髮未敢取必於今日者參將余
恩欲詣各土官地方整勦兵馬其移書止之彼以爲
奉有軍門明文不敢稽且誤也然某思登庸方得檄
而聞者方啓行姑宐靜觀勿逼俟有回文亟議進止
未爲遲也且土官衙門甚畏委官相臨余參將縱賢

且廉。然跟隨部下未必不因緣擾害。况整擗兵馬大

方諸蠻皆如是也

要在某等潔已自防。以服其心。陳綱紀。示威信。辨臧

否。明賞罰。先其宵察。使知向方。他日徵發。自當得其

死力。若數數往彼查點。無益於事。土人之情又大不

堪。某先稟提督公。欲借兵權為重者。蓋以太平去梧

達返。當三十餘日。萬一機或可乘。權不在手。臨期稟

請。不無後時。故預請諜書備之而已。若必揚兵威。須

待時至。另當關白。不敢輕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